陸氏南唐書/卷06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陸氏南唐書

◀上一卷

周柴何王張馬游刁列傳第六

下一卷▶

周柴何王張馬游刁列傳第六

周本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 瑜葬宿松，即墓為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 本少孤，羈貧，有勇力，嘗獨格虎殺之。 吳武王起隸帳下，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 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食飲言笑自如。 累遷至淮南馬步使。 武王取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其地，屯象牙潭。 楚人圍高，安以援全諷。 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武王謀可將者，列官嚴可求薦本。 時本從軍區蘇州，不能下恥之，稱疾臥家。 可求自往強起本，本曰：“吳門之役，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功！今必見起，勿用偏裨乃可。 ”許之，得精卒七千，晨夜兼行。 武王初命之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下高安，第為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急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遁。 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棄城去。 江西之地始定。 本之初至也，即揮兵進，劉威欲留宴犒，不許。 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何遽如此？”本曰：“賊眾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急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遂用為信州刺史。 吳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 武王遣

本迎璋，越人解圍出璋，而列並不動，本遂以璋還。 裨將呂師造曰：“越有輕我心，必怠，請擊之。”本不可。 越人躡我軍至中道宿，夜半，本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於旁。 越人果急追，伏發，前後夾擊，盡殲其眾。 唐莊宗入洛，吳遣司弄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知本名。 由是召為雄武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廬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西平王。 本不知書，然能尊禮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愛之。 性樸拙，無他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 烈祖將受吳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群臣勸進。 本已昏老，其子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 本初不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　　推戴異姓乎？”吳室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信兩個，走詣本。 本即欲出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奈何不使我一見！”祚拒閉中門，令外人執蒙告之，蒙遂誅死。 本愧恨，屬疾數月卒，年七十七。 本好飲酒，樂施予，或曰：“公春秋已高，宜少儲積，為子孫計。”本曰：“吾係芒屬事吳武王，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既卒，太常言準令廢朝三日，烈祖以本舊將，命有司講求優典，禮官言。 前朝嘗為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詔用之，諡恭烈，葬給鹵簿，子鄴。

〈子〉 鄴

鄴，本長子也，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 本為信州刺史，略地至建州，道經險，被圍垂困。 鄴躍馬救之，手殺數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 事烈祖，典親軍，出為滁州刺史，暴猛很戾，常蓄飛揚之志，烈祖以本故優容之。 聞歷陽公楊蒙被執，嘆憤踰月，國人亦以此稱好義。 本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昇元六年卒。

柴克宏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 克宏以父仕為郎將，嘗為宣州巡檢使。 初至，城塹皆堙圮不洽，吏雲：“自田顯、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為守備者。”克宏嘻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 積遷泗州刺史，罷歸為龍武軍都虞侯。 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弈縱酒自若也。 時元宗自謂唐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群臣多為大言，以迎合主意。 克宏獨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為知兵，以故不遷。 久之，出為撫州刺史。 時淮南交兵，吳越伺間來寇，克宏乃請效死行陣。 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輿右衛將軍。 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常州，精兵悉在江北。 克宏所將，才羸卒數千。 樞密副使李征古，給戈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所給乃此等！”徵古謾罵之，見

者皆忿。 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與較是非，怡然不少動，至潤州。 徵古終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 燕王弘冀獨以為克宏可任，卒遣行。 克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破寇，爾何為者，必錢氏所遣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徇，然後勒兵進。 大破吳越兵於常州，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 自保大來邊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 复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數日卒，國人莫不痛惜，謚威烈。 或云：初，克宏母自表其子可為將，徵古抑之。 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受戮，元宗始用焉。 及徵古誅死，詔暴其罪，亦以折辱克宏焉言雲。

何敬洙

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 吳將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左右。 簡酷暴，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死，不少貸。 敬洙與其伍戲小庭下，有持簡所實硯過焉，顧曰：“孰敢毀此者？”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不敢之有！”奪硯擲石階上碎之。 翼旦，簡視事退，聞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 即命擒至，皆謂必死矣。 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奧。 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 會有鳥逐簡而噪，避之，亦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遺，故思之。 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 拜起，一發斃之。 簡大喜不復詰硯事。 有善相者，簡使相諸子，曰：“雖皆善，然未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人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 及長，用為軍校。 簡卒，事烈祖為裨將，進天威軍都虞侯。 建州之役，為行營招討，長步軍都指揮使。 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 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而行，及乎建州。 敬洙功最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吝色，拜楚州團練使。 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 常微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為經書，民不知勞。 坐聽事與實佐譚議，民有訴事者，立引入，親自剖折曲直，皆厭服而出。 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來附，且乞師。 元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節度使。 週人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進逵，領所部州師，入江南境。 進逵奉詔行，且遣部將潘叔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吾與丘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邪！”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進逵狼狽而去。 人重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 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芮國公，致仕，給全俸，第門列戟。 乾德二年二月卒，年七十七。 廢朝三日，命樞密使、中書侍郎朱鞏持節，冊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謚威烈。

王會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 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升高塚望敵，安捧唾壺侍側。 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矟徑趨王，莫能御者。 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 中。 复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 烈祖代吳，用為百勝軍節度使。 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 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今名。 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張延翰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 故唐之末，任為陝州司馬。 從父慎思，擢徐州留後。 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以全家祀。 慎思是其言，慨然遣之。 入吳為監城令，有治績。 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封潯陽侯，表延翰為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 烈祖代吳，入為侍御史，判台事。 張宜為左衛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強豪屏跡，進禮部侍郎。 自以起疏遠，遭時被知，得盡已才，感概自盡。 時未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 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為精核稱職，兼選事，務進孤貧，吏不敢為奸利。 元宗輔政，謂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悉有條理，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遍，時望歸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時年才五十餘，人猶以為柄用晚。 屬疾益侵，不復能治事。 烈祖以為國器，方一意任之，不許其去。 遣使勞問，賜良藥，旁午於道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馬仁裕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為武寧軍校。 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 及生，紫氣充庭。 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 遇亂南奔，事烈祖為升州牙吏。 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 馳入白之烈祖，即日渡江定亂。 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衛大將軍。 烈祖代吳，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 為政寬簡廉乎，甚得民心。 昇元六年，卒於鎮。 初烈祖左右小臣親信者，惟周宗及仁裕兩人，仁遇略等。 宗力贊禪代事，遂輔政，其後富盛冠一時；仁裕資長者，獨退然安於外鎮，晚益貧窶，不悔也。 卒年六十三，謚曰匡。

遊簡言

遊簡言，字敏中，建安人。 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 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秘書

省正字。 烈祖鎮金陵，以為戶曹參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 烈祖代吳為中書舍人。 元宗嗣位，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 貞介，獨不附權要。 元宗頗重其為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部選事。 裁抑僥倖，憎疾者眾。 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嘗為鄂州林洪掌書記，洪獎成朱溫篡弒，恭預期謀。 簡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 元宗怒唐挾私忿謗議，決杖流饒州。 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機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於錢塘。 仁澤見吳越王，責以敗盟。 吳越王怒，抉其口至耳。 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群臣畏懾，莫敢往。 元宗以命簡言，簡言不辭。 見其子瑟為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 未出境，召還。 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為太子，留西都監國，以簡言為輔。 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帷幄。 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徼後福意，即從其請，更用嚴績，而後主亦由是賢之。 拜吏部尚書，知省事。 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 人或以事請託，必固違咈。 雖直亦不得伸，議者議其過。 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 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

刁彥能

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 父禮，遇亂徙家宣州。 彥能少孤，事母篤孝。 家貧無以養，乃事節度使王茂章。 茂章叛吳歸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於道左。 彥能泣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捨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其意，許之，乃弛還宣州，而城中已亂。 彥能登城，以劍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亡動。”眾信之，稍定。 義祖聞而嘉之，以為軍校，事其子知訓於廣陵。 知訓狂恣，彥能每切諫，不聽，然亦不加罪。 牙將馬謙，以眾擁吳主登宮門，將殺知訓。 彥能從朱瑾入，手斬謙以獻，賞齎甚厚。 然彥能警敏，觀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附焉。 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 嘗與烈祖飲酒，而伏劍士室中。 彥能行酒，以爪語烈祖，烈祖悟，亟起去。 又嘗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复欲加害，弟知諫摘語烈祖，烈祖亦馳去。 知訓取佩刀授彥能，使追殺之，及於途，舉刀示先主。 乃還，以不及告。 及知訓死，義祖見彥能諫書嘆異，複使事知諫於潤州。 烈祖代吳，入為環衛，遷至天威軍都虞侯左衛使。 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被害。 彥能請築堤為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 元宗嗣立，出為饒州節度　　使，徙信州，又徙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 彥能好讀書，在鎮為人文吏，頗有治稱。 好作詩，嘗與李建勳相答贈，建勳因燕見及之，元宗笑曰：“殊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惰。 時貴宴飲，或蓬首裸袒，彥能在坐，則皆肅然。 保大末年卒，年六十八。 子衍，事後主為秘書郎，集賢校理。 以文翰見知，擢直清輝殿，閱中外章奏。 國亡入朝，仕至兵部尚書郎中秘閣崇文院檢討，淳淡夷粹，恬於仕進。 暇日，鼓琴圍棋，不交人事。衍孫約，亦名士，久在三館。 晚

築室潤州，號藏春塢，王安石、蘇軾皆尊愛之。